

尚書集注述疏

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多士

多士者。召誥所謂殷御事也。周公治洛之初。以成王命告多士。召誥所謂王先服殷御事也。蔡氏曰。多士。誥體也。○吳氏曰。方商民遷洛之時。成周末作。其曰。昔朕來自奄。予大降爾四國民命。我乃明致天罰。移爾遐逝。比事臣我宗。多遜者。述遷民之初也。曰。今朕作大邑于茲洛。予惟四方罔攸賓。亦惟爾多士攸服。奔走臣我多遜者。言遷民而後作洛也。故洛誥一篇。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。惟曰。佻來。

毖殷。又曰：王侔殷乃承敘。當時商民已遷洛，故其言如此。蔡氏曰：召誥攻位之庶殷，其已遷洛之民與。不然，紂都去洛四百餘里，召公安得舍近而役遠哉？書序以爲成周旣成，遷殷頑民者，謬矣。是也。王制曰：將徙於諸侯，三月不從政，自諸侯來徙，家期不從政，蓋營洛役殷民，明來徙之旣久也。如作洛而後遷民，則力役之政，何以及於將徙者哉？然則多士次洛誥之後，宜矣。而豈宜先於多方乎？多方曰：王來自奄，今多士曰：昔朕來自奄，則多方先而多士後也。今之篇次，蓋傳者失其次也。述音秋比，職志反，賓去聲，期與，其同。述曰：史記於營洛後云：成王旣遷殷遺民，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。此從書序而失之也。吳氏者，械也。其書碑傳，宋史

藝文志著錄焉。紂都詳康誥疏。

惟三月。周公初于新邑洛。用告商王士。

蔡氏曰。此多士之本序也。三月。成王祀洛。次年之三月也。周公至洛久矣。此言初者。公治洛之初是也。于於也。曰新邑洛者。明告命亦宜新也。用告者。用王命告之也。曰商王士者。蔡氏謂貴之也。

述曰。史記魯世家言周公七年歸政。被譖奔楚。乃云。成王反周公。周公歸。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。乃作多士。蓋異說之失也。今攷於經。此周公以王命告多士爾。豈戒王之淫泆者乎。書疏引鄭云。成王元年三月。鄭以爲成王卽政。改元。非也。詳洛誥疏。周書世俘篇云。薦殷俘王士百人。言商

王士也。周公初于新邑洛，用告商王士，以一句讀也。其曰新邑洛者，可徵讀之爾。

王若曰：爾般遺多士弗弔，旻天大降喪于殷。我有周佑命，將天明威，致王罰，敕殷命，終于帝。喪去聲

自此而下至篇終，周公以王命告之也。殷遺者，謂殷亡之所遺也。弗弔者，天不弔殷也。旻天者，馬氏謂秋曰旻天，秋氣殺也。方言降喪，故稱旻天是也。言旻天大下喪亡于殷商也。佑助也。與右通。詩曰：保右命之。今言天於我有周，則佑而命之也。將奉也。言周奉之也。王罰者，以王灋罰之，謂伐紂也。曰將天明威致王罰者，詩所謂致天之屆也。敕，正也。易稱湯武順天，今言正殷命而順之也。終者，終其事也。

易所謂代有終也。曰敕殷命終于帝者。下文所謂告敕于帝。又所謂丕靈承帝事也。屈音

述曰。秋曰旻天。釋天文。詳堯典昊天疏。馬義見釋文。釋詁右助義同。佑與右蓋其通也。將奉。詳洛誥疏。引詩者假樂及閟宮文。鄭箋云。屆。殛也。詩六月毛傳云。飭。正也。敕。猶飭也。詳皋陶謨疏。引易者。革彖傳及坤文。言文曰。將天明威。致王罰。曰。敕。殷命終于帝。偽傳從威從命絕句者。失其讀也。爲碎也。非其辭氣然也。

肆爾多士。非我小國敢翼殷命。惟天不弔。允罔固亂。弼我。我其敢求位。男必利反

肆。今也。言今爾多士者。呼而告之也。言我小國者。猶大誥

言小邦周也。翼馬氏謂取也。蓋以翼通弋也。蔡氏謂弋鳥之弋。言有心於取之也。不畀者不與殷也。允信也。言信無固亂也。蔡氏謂裁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固其治不固其亂者。天之道也。彌我者輔我周也。蔡氏謂天不固殷之亂。故輔我周之治也。位者天子之位也。

述曰。肆。今釋詁文。翼梅本作弋。蓋翼者弋之假借也。古六書音同則假借。作翼者古本也。今鼠爲弋爾。僞傳云。弋取也。釋文云。弋。馬本作翼。義同。書疏云。鄭王本。弋。作翼。王云。翼取也。鄭云。翼猶驅也。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命。蓋鄭義亦爲取也。詩騶虞。毛傳云。虞人翼五羆以待公之發。言取獸也。今從馬義者。於文尤洽也。故王與馬同。易小過六五。

云。公弋取彼在穴。則弋者取也。
惟帝不界。惟我下民秉爲。惟天明畏。

此言惟天不界之實。言天又言帝者。互文相備也。秉執也。明畏者。卽上文所謂明威也。蓋威則畏之矣。皋陶謨曰。天明威。自我民明威。蓋上帝無爲。惟我下民所執而爲之者。皆惟天之明威。言民之不與。卽天之不與也。蔡氏曰。詩言秉彝。此言秉爲者。彝以理言。爲以用言也。

述曰。秉執。釋詁文。釋文云。畏。如字。一音威。蓋以畏通威也。今不出之者。上下經文。威與畏。其義相因也。其文不相歧也。梅本皋陶謨云。天明畏。自我民明威。彼連文而言。則相歧矣。其上文云。天聰明。自我民聰明。豈相歧者乎。詩烝民

云天生烝民。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蓋既有秉彝。未有不秉爲者也。此其實理之實用焉。僞傳云。惟我周下民秉心爲我。秉以心言。於經病添文也。釋文云。爲于僞反。此從傳也。於文未適也。

我聞曰。上帝引逸。有夏不適逸。則惟帝降格嚮于時。夏弗克庸。帝大淫泆有辭。惟時天罔念聞。厥惟廢元命。降致罰。逸。泆音

引。猶引養引恬之引。謂引達以長也。猶多方言帝之迪導也。逸者無逸。所謂艱難乃逸。蓋享國之逸也。引逸者示之以適逸之道焉。適往也。多方曰。有夏誕厥逸。此無逸所謂不知艱難乃逸。既誕也。今下文所以言大淫泆也。以是爲逸。則于享國之逸。不知所適矣。則惟者申言其事之辭。降

格者蔡氏謂與呂刑降格同。呂氏以爲降格災異也。時是也是夏桀也。蓋于時者蒙上文有夏而言。淫過也。有辭謂罪辭。猶呂刑所謂鰥寡有辭也。故下文曰。罔非有辭于罰。聞者聞其罪辭也。康誥言厥罪者曰。其尙顯聞于天。元大也。元命者享國之大命也。呂刑曰。自作元命。詩之蕩曰。大命以傾。致罰者上文所謂致王罰也。言我聞言夏事者曰。上帝將引達以長其享國之逸。有夏不適往于逸。何則。則惟帝降格災異而心嚮于是矣。蓋將以謹告之。警懼之。此所謂引逸也。夏不能用帝命。大過蕩泆而有罪辭。惟是罪辭聞於天者。皆無可念其聞。天其惟廢大命。降致王罰。蓋自降格者反而致之。此所謂不適逸也。

譴棄
淺反

述曰。引義詳梓材篇。逸論衡引作佚。或曰。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。不適言不進賢也。大傳云。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。三年一貢士。大國舉三人。次國舉二人。小國舉一人。一適謂之攸好德。再適謂之賢賢。三適謂之有功。有不貢士者。天子絀之。一不適謂之過。再不適謂之敖。三不適謂之誣。其在斯歟。非也。大傳所謂適者。以諸侯之士適天子之國也。若書序言伊尹去亳適夏者也。有夏天子。其進賢又何適乎。或曰。釋詁如適義同。佚則者。引佚之則也。大傳所謂一再三者。其則也。言不如佚則也。蓋從則絕句焉。如其言。大傳當必以適則不適則言之。豈當徒以適不適言之乎。蓋大傳所謂不適者。非以言此經也。堯典云。明明揚側陋。

皆進賢也。故孟子言湯曰：立賢無方，非惟以遺佚言也。論衡語增篇云：經曰：上帝引佚，謂虞舜也。舜承安繼治，任賢使能，恭己無爲而天下治，其自然篇云：上帝引佚，謂舜禹也。而其爲說亦同。夫論衡者，今文家說也，豈不習於大傳者乎？其言此經，謂任賢者佚也。蓋佚而不勞，則進賢之義在其中矣。故下文言湯者，以俊民甸四方言也。或曰：素問云：天地之所收引也。王冰注云：引，謂引使收斂也。則引逸者，收其逸也。若引繩然，引而長者，亦引而收。兩義相因，則反訓也。息之爲生，擾之爲馴，廢之爲置，其訓類然也。呂氏春秋云：聖人必先適欲。高誘注云：適，猶節也。管子云：聖人之制事也，能節宮室，適車輿，以實藏，則不適逸者，不節其

逸也。此欲以下文言淫泆者言之也。繇今攷之。周公曰無逸。豈徒收而節之已乎。釋詁云。適。往也。下文貳適。我適。皆一例也。漢書董仲舒傳云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。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。不知自省。又出怪異以警懼之。尙不知變。而傷敗乃至。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。而欲止其亂也。此降格之義也。何則者。蓋起下文之辭也。漢書贊用之矣。曰。則惟帝降格嚮于時。曰。夏弗克庸帝。偽傳讀曰。嚮于時。夏。然則弗克庸帝者。誰也。如以爲蒙上文而言。則非矣。於文未適也。詩時邁云。肆于時夏。毛傳云。夏。大也。詩思文云。陳常于時夏。鄭箋以歌九夏言之。今此經之讀。非其例也。酒誥云。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。其例也。詩有客毛傳云。淫。

大也。今未可訓大淫爲大大也。易大過彖傳云。大者過也。蓋大而過度者則淫矣。隱三年左傳云。驕奢淫泆。所自邪也。四者之來。寵祿過也。蓋四者以寵祿過者而過焉。驕則氣盈之過也。呂氏春秋高誘注云。淫過也。說文云。泆。水所蕩泆也。釋文云。泆。又作佞。馬本作屑。謂過也。今攷多方云。屑有辭。或据此改爲屑有辭。則固矣。蔡傳引呂氏云。雖有矯誣之辭。天罔念聞之。此据多方言屑有辭者而言也。今不從者。雖之爲言。於義未析也。天聞而罔念之。非罔念聞之也。且据下文而言。有辭謂罪辭也。元大。詩采芑毛傳義也。易彖傳云。大哉乾元。其義也。

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。俊民甸四方。

革。謂去故也。革。夏。卽易所謂革也。蔡氏曰。甸。治也。孟子稱湯立賢無方。蓋俊民布治立政之大經也。周公反覆以夏商爲言者。蓋夏之亡。卽殷之亡。湯之興。卽武之興也。多士觀此。可以自反矣。

述曰。易說卦云。革。去故也。革。彖傳言湯武者云。順乎天而應乎人。詩信南山傳云。甸。治也。

自成湯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恤祀。亦惟天丕建。保乂有殷。殷王亦罔敢失帝。罔不配天其澤。

帝乙。紂父也。左傳曰。明德以薦馨香。此明德所以恤祀也。恤。憂也。憂不德之將失祀也。蓋自成湯至于紂父帝乙。殷諸王無不然矣。亦總不。大。建立。保安。乂。治也。言殷諸王之

明德。總惟天大立之。以安治有殷也。配天者猶詩言殷之克配上帝也。澤者德澤也。其澤者猶詩序言先王之澤也。此猶曰其澤罔不配天。蓋倒文也。易曰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乃統天。雲行雨施。品物流形。此天之澤所以澤乎萬物也。而君德配天者其澤可知矣。言殷諸王總無敢違帝焉。蓋無不配天者是其澤也。

述曰。帝乙詳酒誥疏。引左傳者僖五年文。史記言多士云。無不率祀明德。此恤祀作率祀。又在明德上。蓋異文也。亦總詳皋陶謨疏。引詩者文王文。引詩序者關雎序文。引易者乾彖傳文。偽傳云。無不配天。布其德澤。蔡傳云。無不配天。以澤民。皆未察其倒文者也。非其辭氣然也。倒文之例。

古多有之矣。詳康誥政人疏。曰亦惟天丕建。蒙上文殷諸王之明德而言也。蔡傳於此分節焉。則所謂丕建者。疑於突矣。

在今後嗣王。誕罔顯于天。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。誕淫厥洗。罔顧于天顯民祇。惟時上帝不保。降若茲大喪。祇音支

後嗣王者紂也。天顯者天所顯也。上文所謂天明威也。康誥曰弗念天顯。民祇者民所敬也。康誥曰今民將在祇暋。乃文考。然則殷先王勤家者。民所敬也。言在今殷後嗣王紂。不以天顯爲顯。是大無顯于天矣。况曰其有聽念于殷先人之勤勞王家乎。故大過其蕩洗。無顧于天所顯而民所敬者。惟是上帝不保安之。降若此大喪亡也。

述曰。迭。史記作佚。酒誥云。迪畏天顯小民。言天顯之小民也。今日天顯民祇。對文也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紂無顧念于天。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。此添文言之。未察其爲對文爾。史記言多士云。不顧天及民之從也。則以對文言之矣。惟天不畀。不明厥德。凡四方小大邦喪。罔非有辭于罰。

此結上文而言之也。言惟天不與殷者。以紂不明其德也。此紂之有辭于罰也。凡四方小大助紂之國亡。無非有罪辭于致罰。蓋皆不明其德也。孟子言武王之伐紂曰。滅國者五十。其謂斯乎。

述曰。周書世俘篇云。武王遂征四方。凡憝國九十有九國。亦所謂小大邦喪者也。蔡傳以爲汎言而擬紂。非也。

王若曰。爾殷多士。今惟我周王。不靈承帝事。有命曰。割殷。告敕于帝。

此更端而告之也。靈善也。割殷。林氏謂與湯誓割正夏同。敕者。上文所謂敕殷命也。言今惟我周武王大善承天命之事。今帝有命曰。割正殷。我當告其敕正殷命者于帝也。言不得不伐殷也。

述曰。詩定之方中箋云。靈善也。

惟我事不貳適。惟爾王家我適。

此承上文而告之也。我事者。卽我周王所承之帝事也。貳疑也。易曰。因貳以濟民行。適往也。不貳適者。不疑於所往也。詩言武王伐紂之事曰。上帝臨女。無貳爾心。蔡氏以爲

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。呂氏春秋曰。王也者。天下之往也。禮言以天下爲一家者。蓋天下適往焉。詩言殷士曰。上帝既命。侯于周服。蔡氏以爲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。我事及王家。皆言適者。其爲文猶詩言王事適我也。蔡氏曰。言割殷之事。一於從帝而無貳適。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。周不貳於帝。殷其能貳於周乎。行去聲。女音汝。

述曰。釋詁云。貳。疑也。引易者。繫辭傳文。蔡義引詩者。大明及文王文。朱子云。侯。維也。此釋詁義也。引呂氏春秋者。下賢篇文。引禮者。禮運文。釋詁云。適。之往也。僞傳云。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。不貳之他。惟汝殷王家已之我。此傳以我事爲天下事也。傳於上文。義不貫也。

子其曰。惟爾洪無度。我不爾動。自乃邑。予亦念天。卽于殷大戾。肆不正。

此追言其從武庚之叛而赦之也。予其曰者。主繇今而述其昔之言也。洪。大也。動者。東征至西邊皆震動也。蔡氏謂王言予其曰。乃汝大非瀆。我非爾動。變自爾邑。是也。猶伊訓所謂天誅造攻自牧宮也。卽就戾罪也。言天就于殷大罪者。蓋言天卽誅武庚也。不斥言之者。姚氏謂所以慰其臣子也。蓋與大誥告天下者不同。肆者。董氏謂肆赦也。故下文曰。予惟率肆矜爾。言予亦念天。旣就于殷大罪矣。肆。赦爾而不正治之也。

述曰。洪。大釋詁文。伊訓者。孟子所引書文也。今詳逸文。卽

就詩氓箋義也。釋詁云。戾非也。姚氏者爾也。乾隆時以文學稱。周官大司馬云。賊殺其親則正之。蓋正治之也。肆赦詳堯典疏。董氏者。琮也。宋儒蔡傳以紂死。武庚又死。言殷邦大戾。以肆訓故。以不正言邪。以爲言當遷也。絲是言之。則不正之故。將謂地平。將謂天平。於文未適也。或曰。此言動者。惟言遷動也。非也。方謂其洪無度。使不言東征震動。而肆赦之。可遽言遷乎。非言之序也。

王曰。猷告爾多士。予惟時其遷居西爾。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。時惟天命。無違。朕不敢有後。無我怨。

此更端而追言其遷洛也。猷言也。謂言告爾多士也。時是也。是肆不正也。蓋顧上文而言。下文云。我乃明致天罰。移

爾遐逝。則遷者以肆而罰其遷也。洛在鎬京之東。紂都之西。自多士言之。故曰西爾焉。猶東山詩之言我東也。奉承康樂寧安也。無違者。蒙上文我一人而言。後者林氏謂稽留天命也。有後猶或後也。言子惟是肆不正者。其遷居洛而西爾。非我一人承德而不樂安爾居。是惟天罰遷之命。我一人無可違者。故我遷之不敢或後焉。今無我怨也。述曰。猷言。詳大誥疏。猷告爾多士。以一句讀也。蔡傳云。時是也。指殷大戾而言。此於義未析也。夫遷者。猶王制所謂移之郊。移之遂也。以殷叛之罪而移之爾。豈以殷地之惡邪。子惟時者。猶多方言我惟時也。我一人者。猶下文言子一人也。其變文者。若堯典子與朕之變文也。詳堯典疏。江

氏云。西止息也。說文云。西鳥在巢上也。象形。日在西而鳥棲。故因以爲東西之西。今據經言居矣。如又以止息言之。則複也。釋詁云。康樂也。寧安也。僞傳云。是惟天命宜然。汝無違命。我亦不敢有後誅。蔡傳略同。而蔡以後爲後命。謂有他罰。繇今攷之。其以無違自汝而言。上下經文。非其辭氣然也。其釋後者。皆於經病添文也。言或後者。詩天保箋云。或之言有也。今轉注之。

惟爾知。惟殷先人有冊有典。殷革夏命。

此卽其所知而告之也。冊。謂書記。典。謂常經。蓋殷先人有冊典。而可知者。既知乎殷革有夏之命矣。今周革有殷之命。從可知也。

述曰。冊與策通。聘禮記云。百名以上書於策。釋詁云。典常也。釋言云。典經也。

今爾又曰。夏迪簡在王庭。有服在百僚。予一人惟聽用德。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。予惟率肆矜爾。非子罪。時惟天命。

此卽其所言而告之也。迪。進。簡。擇。服。事。也。聽。用。者。謂。不。遽。用。之。將。聽。而。用。之。也。肆。故。今。也。天。邑。商。者。從。商。爲。天。子。之。舊。稱。也。率。猶。皆。也。肆。矜。者。謂。肆。不。正。而。哀。矜。之。也。蓋。顧。上。文。而。言。天。命。者。用。德。之。命。也。皋。陶。謨。曰。天。命。有。德。言。今。爾。又。以。夏。而。言。曰。夏。多。士。進。擇。在。王。朝。有。事。在。百。官。蓋。罪。子。不。用。多。士。也。予。一。人。惟。不。遽。用。人。而。聽。用。德。故。今。予。敢。求。爾。德。于。天。邑。商。予。又。不。求。備。惟。皆。肆。赦。其。不。德。而。哀。矜。爾。

非子不用爾多士之罪。蓋求而矜之。將聽而用之。是惟天命有德焉。多方曰。克閱于乃邑。謀介。謀之者。將聽而用之也。

述曰。迪進。釋詁文。簡擇。詩簡兮。鄭箋義也。肆義。詳盤庚疏。白虎通云。天子所都。夏商曰邑。周曰京師。今攷於經。周豈不言新邑。大邑。新大邑乎。書疏引鄭云。言天邑商者。亦本天之所建。鄭以爲亦本其舊稱也。書疏引王云。商爲我之天邑。王於文未適也。率義。詳湯誓疏。蔡傳云。子惟循商故事。矜恤於爾。其不爾用者。非我之罪也。是惟天命如此。蓋章德者。天之命。今頑民滅德。而欲求用乎。非也。蓋失誥辭之善矣。多方於殷多士云。天惟畀矜爾。我有周惟其大介。

賈爾迪簡在王庭。尙爾事。有服在大僚。蓋以將大用勉之也。豈告之不用而絕之乎。其言循商故事。與僞傳訓率肆者同。然商之故事。經不言其用夏多士邪。非徒矜恤也。其以殷多士爲頑民。亦失之矣。其辯書序而未悉者歟。

王曰。多士。昔朕來自奄。予大降爾四國民命。我乃明致天罰。移爾遐逝。比事臣我宗多遜。比毗志反

此言昔遷洛之欲其多遜也。多方曰。王來自奄。又曰。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。蓋多方之誥。自昔然矣。今追言之也。降下也。四國。管蔡商奄也。遐逝。遠也。蔡氏謂遠居于洛也。比。近也。宗。謂宗周。蓋鎬京也。其時未作洛。無東都大邑。故於宗周言近事焉。言昔我來自踐奄。我大下爾四國民之告。

命我乃明致爾天罰。遷移爾遠居于洛。欲爾近事而臣我。宗周多順也。蓋罰之遷洛。東於紂都爲遠。以去逆焉。西於宗周爲近。以效順焉。去逆效順。天命之公也。上文以遷爲天命者。非空言也。

述曰。漢石經。王曰下有告爾之文。蓋所傳者異也。降下。釋言文。四國。詳多方篇。蔡傳云。降。猶今濼降等云者。言四國民。罪皆應死。我大降爾命。不忍誅。蓋以命爲民命也。今不從者。下文云。子惟時命有申。謂申是告命也。絲。蔡言之。則下文失所承矣。多方云。乃有不用我降爾命。亦謂用我下爾告命也。且以降罪爲降爾命。亦於文未適也。民罪可降等矣。民命可降等乎。書疏引王云。君爲民命。僞傳云。民命。

謂君也。大下汝民命。謂誅四國君非也。既曰降下。何以爲誅之乎。君爲民命。豈可卽以民命目君乎。皆於文未適也。下文言命有申者。傳固以爲教命申戒之也。則王說以爲民命者。傳與之同。違於經矣。釋詁云。違遠也。說文云。遯遠也。古文作邊。釋詁云。邊遠也。比近。詳召誥疏。

王曰。告爾殷多士。今予惟不爾殺。予惟時命有申。今朕作大邑于茲洛。予惟四方罔攸賓。亦惟爾多士。攸服奔走。臣我多遜。賓去聲。

此言今作洛之欲其多遜也。不爾殺者卽所謂肆不正也。蓋自昔言之。至今爲信。故曰。今予惟不爾殺。時命者是昔來自奄之降命也。卽多方所命四國殷多士者也。申。重也。

蓋昔惟初命。今惟申命也。易曰。重巽以申命。大邑東都也。罔無攸所也。賓古通擯。馬氏謂卻也。無所卻者。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也。會四方于洛之土中。其何所賓乎。言今朕在爾遷洛後。營作大邑于此洛。予惟欲會四方而無所賓卻矣。亦惟欲爾多士所服事。奔走于大邑而臣我多順也。言臣我不言臣我宗者。其時既作洛。有東都大邑。故以奔走言臣我焉。吳氏曰。來自奄稱昔者。遠日之辭也。作大邑稱今者。近日之辭也。重平聲

述曰。引易者。巽彖傳文。茲洛。漢石經作茲雒。下文茲雒同。蔡傳云。言我所以營洛者。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。亦惟爾服事。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。今不從者。周制。

東西分陝。賓統南北言之。故成王顧命則東西諸侯至焉。宗周鑄京。蓋猶古之賓于四門者也。雖無東都。豈可謂無所乎。若其言多士者。而曰爾無所處。於經病添文也。馬義見釋文。僞傳云。無所賓外。蓋與馬同。戰國策云。六國從親以擯秦。史記蘇秦傳錄之。擯作賓。蓋古通也。六國表序云。秦始小國僻遠。諸夏賓之。比於戎翟。亦其義也。蔡傳引吳氏云。移爾遐逝。比事臣我。宗多遜者。期之之辭也。攸服奔走。臣我多遜者。果能之辭也。今攷下文。其辭且勉之。且戒之。則皆期之者也。亦惟爾多士。攸服奔走。臣我多遜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多士者。可微讀之爾。吳氏蓋失其讀歟。

爾乃尙有爾土。爾乃尙寧榦止。

榦果案反

自此而下至篇終。皆申命而告之也。尙庶幾也。有者猶詩言保有也。故下文以不有戒之。幹謂正事也。此多士所以爲遜之實也。易曰。貞者事之幹也。貞固足以幹事。又曰。貞正也。故君子則有正事之幹焉。蓋多方稱謀介者。卽今所謂聽用德也。非正事之幹。何以爲德哉。寧幹止者。其爲文猶詩言緝熙敬止也。言爾乃庶幾保有爾土乎。爾乃庶幾安於正事而止爾土乎。幾平聲

述曰。釋言云。庶幾尙也。今轉注之。詩闕宮云。保有鳧繹。今言尙有者。保有之例也。幹。唐石經作幹。非也。段氏云。幹从木。軌聲。若从干。則兩聲無形矣。引易者。乾文言及師彖傳文。引敬止者。詩文王文。僞傳云。汝多爲順事。乃庶幾還有

汝本土。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。以反所生誘之。此從書序而爲之說爾。蔡傳謂此於文義似矣。其事則非也。詳多方疏。蔡傳云。爾庶幾安爾所事。安爾所居也。蔡以榦及止分所寧而平言之也。今攷下文云。爾厥有榦。有年于茲。洛則寧榦者。故止焉。非平言之也。

爾克敬。天惟畀矜爾。爾不克敬。爾不啻不有爾土。予亦致天之

罰于爾躬。

善與翅同

敬者寧榦之大要也。多方言克敬于和者。固終舉其大要矣。今言敬不言和者。克敬而榦事焉。其和可知也。所謂遜也。畀與也。言天惟將與哀矜爾。謂其自致天之福也。不啻猶不但也。罰者多方所謂我乃大罰殛之也。此勉而戒之。

述曰。無逸云。不啻不敢含怒。鄭以不但訓之。釋文云。啻徐本作翅。亦義同也。

今爾惟時宅爾邑。繼爾居。爾厥有幹。有年于茲。洛爾小子乃興。從爾遷。

宅居也。繼謂世之也。言爾惟是居爾邑。世爾居。此所謂有爾土也。有年者。謂久居之有年也。蓋有幹者。必有年矣。有幹者。足以幹事。而其德貞固也。則無不可久居焉。此所謂寧幹止也。言爾其以有幹而有年于此。洛也。爾小子者。謂其子孫也。蔡氏謂言爾之子孫。乃與自爾遷始。是也。此以亡國之餘。勉之爲起家之祖。殷多士有不樂爲君子之幹事者乎。何詰辭之善也。

述曰。宅居釋言文。有年者。僞傳以爲有豐年。蔡傳以爲有
壽考。皆於義未融也。書疏引王云。汝其有安事。有長久年
於此洛。其謂久居之有年歟。然於文未洽也。僞傳云。汝能
敬。則子孫乃起從汝而遷善。傳之釋遷。不承上文遷居西
爾而言。非也。善之爲言。於經病添文也。

王曰。又曰。時子乃或言。爾攸居。

又曰者。王自謂又有言也。猶上文子其曰之例也。此於誥
終而爲丁寧不盡之辭。蓋王謂今又有言。謂是子乃或有
告言。亦言爾所居。此王示多士以不忘爾居也。爾多士於
所居。宜何如不忘哉。以爲爾不克敬。則將失爾所居矣。○
謹案多士之誥。自多方之誥而申之也。其辭若有異。其義

實皆同。君子於此而會通之。得三善焉。王言之善達也。物情之善推也。史文之善變也。

述曰。蔡傳云。王曰之下。當有關文。此殆据多方篇末王曰。又曰之例也。繇今攷之。經文上下相屬。蓋無關文焉。古史之文。非一例也。左傳注云。丁寧鉦也。蓋以倣衆者。其聲丁寧也。

尚書集注疏卷二十終

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

尙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一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無逸

蔡氏曰。成王初政。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。故作是書以訓之。必稱商王者。時之近也。必稱先王者。王之親也。凡七更端。皆以嗚呼發之。其意深矣。呂氏曰。逸者禍亂之源。三年東征以定亂。此特治其流爾。無逸者治其源也。更平

述曰。無逸。石經作毋劼。大傳作毋佚。史記魯世家作毋逸。漢書梅福傳作亡逸。蓋古通也。無逸次洛誥多士之後。則

蔡氏以爲成王初政者是也。無逸次君奭多方之前。則呂氏以爲東征既定者是也。秦火而後。書之篇次。或非其次矣。故兩存焉。史記魯世家以爲周公奔楚。故於反歸之後。遂云。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。乃作多士。作毋逸。蓋異說也。安見周公奔楚乎。詳金縢疏。白虎通云。書無逸篇曰。厥兆天子爵。或以爲此無當作亡。謂亡篇之逸文。今攷大傳引毋佚此文。則或說非也。段氏云。蓋古文厥亦惟我周五字。今文駁異如此也。經稱祖甲者。與所稱中宗高宗不同。史傳亦不言祖甲稱宗也。蔡傳統之曰三宗。失之矣。周公曰。嗚呼。君子所其無逸。先知稼穡之艱難。乃逸。則知小人之依。

嗚呼者。鄭氏謂將戒成王。欲以深感之也。君子者在上之稱也。對小人在下而言。猶中庸稱王天下者爲君子也。所者猶台誥所謂王敬作所也。蔡氏謂君子以無逸爲所。動靜無不在是焉。無逸者君子之勞也。康誥曰。無康好逸豫。稼穡之艱難者。若詩幽風七月所陳也。知艱難而以稼穡爲先者。蔡氏謂民事莫勞於稼穡。是也。先知乎此。則凡民事之艱難者。從可知矣。乃逸者。蘇氏謂艱難乃所以逸。是也。下文言無逸者。享國之壽。所謂乃逸也。詩曰。逸豫無期。盤庚曰。胥及逸勤。依者不可離也。小人之依者。稼穡蓋小民之不可離也。猶多方言民之麗也。蔡氏謂稼穡小民所恃以生。是也。既知乎此。則凡小民之不可離者。從可知矣。

言君子於何所乎。君子所其無逸。先知乎稼穡之艱難。而無逸乃逸焉。則以所先知者非他。知小民之依也。此一篇之大要也。蓋所當無者之逸。非逸道也。艱難乃逸之逸。則逸道也。多方曰。有夏誕厥逸。此不能無逸者也。多士曰。上帝引逸。有夏不適逸。此不能艱難乃逸者也。彼徒知逸之爲逸。又烏知無逸之爲逸乎。

王天下讀王去聲
幽音彬離去聲

述曰。鄭義見書疏。又鄭云。君子謂在官長者非也。下文自中宗至文王。皆君子也。僞傳云。君子且猶然。况王者乎。蓋傳意與鄭同。書疏引鄭云。所猶處也。君子處位爲政。其無自逸豫也。今不出之者。於文未洽也。引逸豫者。詩白駒文。說文云。依倚也。蓋倚則不可離矣。僖二十六年左傳云。室

如縣磬。野無青草。何恃而不恐。言無稼穡之恃也。江氏云。雜記曰。張而不弛。文武弗能也。弛而不張。文武弗爲也。一張一弛。文武之道也。先知稼穡之艱難。乃逸。一張一弛之道也。蓋江說本於論衡者也。如其說。是無逸者。時而逸焉。非所其無逸之義也。呂氏云。先備嘗稼穡之艱難。乃處於安逸。則深知小人之依。蓋呂說自下文推之者也。下文於高宗云。舊勞于外。爰暨小人。於祖甲云。舊爲小人。作其卽位。爰知小人之依。此呂說之所繇也。然中宗及文王。豈先備嘗稼穡之艱難者乎。且經言所其無逸矣。奚可言乃處於安逸邪。蔡傳云。先知稼穡之艱難。乃逸者。以勤居逸也。蓋與呂說略同。僞傳云。稼穡艱難。先知之。乃謀逸。豫謀之。

爲言。則添文而戾矣。今攷詩魚麗序云。文武以天保以上
治內。采芻以下治外。始於憂勤。終於逸樂。此無逸乃逸之
義也。易豫象傳云。由豫大有得。志大行也。又云。冥豫在上。
何可長也。蓋豫之文同。而其義不同。則經言逸者可推也。
於無逸言逸道者。猶孟子於勞民言佚道也。逸與佚通。王
氏引之云。依隱也。謂知小人之隱也。說文云。衣。依也。白虎
通云。衣者隱也。蓋依亦隱也。周語云。勤恤民隱。章注云。隱
痛也。今不從者。爲迂也。或曰。下文言小人之依者。必其言
小人之隱也。故爲小人而後知之。如謂稼穡爲小民所依
恃。則亦易知爾。何待爲小人哉。是不然也。商書言紂云。不
有康食。孟子言諸侯云。彼奪其民時。使不得耕耨。則不知

所依恃者矣。下文言小人乃逸者。則小民且不知所依恃也。若夫中宗及文王。雖未爲小人。又豈不知小人之依哉。相小人。厥父母勤勞稼穡。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。乃逸。乃諺。既誕。否則侮厥父母。曰。昔之人無聞知。相去聲。諺音彥。

此以小民之事喻成王也。相。視也。勤勞稼穡者。其父母之無逸也。其子不知艱難。則不勤勞而逸矣。乃逸者。猶多方所謂後王逸厥逸也。諺。謂鄙諺。蓋逸言也。既。如論語既而曰之既。誕。大也。蓋大逸也。猶多方所謂誕厥逸也。否。不可也。言其子乃逸豫。乃鄙諺。既且誕妄。其不可則竟侮其父母。曰。昔之人徒勤勞而無聞知。蓋其所否者。其誕如此。不徒諺也。蔡氏曰。劉裕子孫。見其服用。笑曰。田舍翁得此亦

過矣。此之謂也。

述曰。相視釋詁文。僞傳釋諺爲板諺。今攷論語云。由也嗻。集解引鄭注云。子路之行失於吸嗻也。傳以板諺通吸嗻。非也。彼小人豈賢者之失乎。漢書賈誼傳有鄙諺之稱。漢石經諺作憲。蓋聲近而譌也。詩板毛傳云。憲憲猶欣欣也。或以言此經則晦矣。且逸豫不該欣之義乎。釋詁云。誕大也。漢石經。誕作延。蓋文殘也。否作不。蓋古通也。或讀曰。既誕不則。謂既大不癯也。然侮厥上非連則之文。於文未適也。况下文亦有否則之文邪。蔡傳云。既又誕妄。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。蓋以否爲不然也。夫既不誕。則胡爲侮其父母邪。孟子云。否。不然。蓋否與不然異也。昭二十年左傳云。

君所謂否。而有可焉。臣獻其可以去其否。則否者不可也。
論語云。予所否者。其例也。劉裕者宋武帝也。蔡所引者見
宋書。

周公曰。嗚呼。我聞曰。昔在殷王中宗。嚴恭寅畏。天命自度。治民
祇懼。不敢荒寧。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。度如字祇音支有音又

中宗者鄭氏以爲大戊是也。禮。祖有功而宗有德。稱宗者
尊之也。古文尙書說。謂其廟宗而不毀也。寅敬也。嚴恭者
以外貌言。寅畏者以內心言。自度者蔡氏以爲自律是也。
以天命而自律。若大戊以桑穀之祥而脩省也。祇敬也。康
誥曰。小民難保。此所以治民敬懼也。荒廢寧安也。馬氏謂
不敢荒廢自安是也。蓋天命繫於民。敬天者必勤民。此無

逸之實也。肆故也。論語曰。仁者壽。君奭曰。天壽平格。此無逸者所以享國之壽也。多士所謂上帝引逸者。繇此故也。

此言中宗之無逸乃逸也。

大音太殺音谷省悉井反

述曰。鄭義見詩商頌譜疏。漢書賈誼傳云。禮。祖有功而宗有德。蓋賈誼時古禮多存也。史記云。帝大戊立。殷復興。諸侯歸之。故稱中宗。詩烈祖序云。祀中宗也。詩疏稱許氏異義引古文尙書說云。經稱中宗。明其廟宗而不毀。蓋古文本家据禮而說之也。呂氏春秋引商書云。五世之廟。蓋殷五廟也。契爲大祖。百世不祧。其廟不毀。高曾祖廟。四廟。親盡則祧。迭毀其廟。惟稱宗者不毀爾。鴻範云。貌曰恭。則嚴恭當然也。釋文云。嚴馬作儼。今攷曲禮云。儼若思。亦以外貌。

言也。寅。敬。釋詁文。書疏引鄭云。恭在貌。敬在心。今不出之者。以無嚴畏之文也。度。漢石經作亮。此文殘而譌也。江氏云。度代洛反。圖度也。圖度天命。非也。多方云。洪惟圖天之命。弗永寅念于祀。則寅畏者。不可以圖度天命言也。度當讀如字。堯典言律度者。度繇律生而爲灋也。今以喻自脩焉。猶大學於絜矩言天命也。書序云。伊陟相大戊。亳有祥桑。穀共生於朝。史記說之云。大戊懼。問伊陟。伊陟曰。帝其脩德。大戊從之。而祥桑枯死。蓋脩省之事也。桑。穀木名也。荒廢。詳盤庚疏。肆。故。釋詁文。享。漢石經作饗。蓋古通也。

其在高宗時。舊勞于外。爰暨小人。作其卽位。乃或亮陰。三年不言。其惟不言。言乃雍。不敢荒寧。嘉靖殷邦。至于小大。無時或怨。

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。亮陰如字又亮音梁陰關平聲

高宗者鄭氏謂武丁也。時是舊久也。是久勞于外者。馬氏謂武丁爲大子時。其父小乙使行役勞於外也。爰于暨與也。言其勞于外者。于是與小民勞也。蓋明高宗知稼穡之艱難也。作起也。或有也。亮陰。大傳作梁闇。鄭氏謂楣謂之梁。闇謂廬也。小乙崩。武丁立。憂喪三年。居凶廬。柱楣。不言政事。是也。言者三年喪畢而言政事也。雍和也。謂所言之順也。嘉善也。靖安也。謂靖亂而安之也。易曰。高宗伐鬼方。三年克之。商頌之美。高宗曰。撻彼殷武。奮伐荆楚。孟子曰。武丁朝諸侯。有天下。此其勤勞不敢荒寧。而善安殷邦。至于小邦大邦。無時或怨其不安也。商頌曰。壽考且寧。以保

我後生。謂高宗享國之壽也。此言高宗之無逸乃逸也。五十有九年。漢石經作百年。大子之大音太闡平聲

述曰。鄭義見詩商頌譜疏。下引鄭同。史記云。帝小乙崩。子帝武丁立。禮記喪服四制云。高宗者武丁。武丁者殷之賢王也。經讀曰。其在高宗。與下文其在祖甲讀同。時屬下讀。徐幹中論引作寔。釋詁云。時寔是也。舊史記訓久。蓋舊者則必久矣。馬舊勞義。見史記集解。又集解引鄭略同。而以役爲師役焉。爰于暨與。皆釋詁文。作起。詳盤庚疏。亮陰論語作諒陰。史記作亮闇。漢書作涼陰。鄭本作諒闇。而鄭從大傳轉作梁闇。蓋古書假借也。史記云。乃有亮闇。三年不言。蓋以或訓有也。互詳微子疏。呂氏云。乃或者賢聖之君

未必盡然也。今攷論語言此義云。何必高宗。古之人皆然。君薨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。三年。則呂說非也。晉書言杜預議皇太子喪服。引書傳云。亮信也。陰默也。聽於冢宰。信默而不言。或以此傳爲馬義也。僞傳云。乃有信默。三年不言。襲其義也。亮信。從釋詁也。杜預託於信默之義。以爲釋服心喪。而不遂服三年。蓋以文姦言者爾。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。與杜所引傳同。或曰。論語孔注亦僞爲也。楣謂之梁。釋宮文。儀禮喪服傳云。居倚廬。寢苦枕凶。旣虞。翦屏柱楣。鄭注旣夕記云。倚木爲廬。在中門外東方。北戶。喪服傳賈疏云。旣虞之後。乃改廬。西嚮開戶。翦戶旁兩廂屏之餘草。豎柱施梁。此梁闇之制也。禮大傳云。非喪事不言。

蓋不言政事也。雍和。詳堯典疏。禮坊記說。雍作謹。注云。謹當爲歡。絲今攷之。雍則言者之義也。謹則聽言者之義也。雍蓋經之本文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其不言之時。時有所言。則羣臣皆和諧。今不從者。經曰。三年不言。則經所謂言者。必三年後也。非言於不言之時也。蓋言者言政事也。嘉史記作密。詩昊天有成命傳云。密寧也。嘉善。釋詁文。蔡傳云。嘉靖者。禮樂教化蔚然也。漢文帝與民休息。謂之靖。則可謂之嘉。則不可。蔡以爲嘉德而靖邦人也。易乾文言云。嘉會足以合禮。定十年左傳云。嘉樂不野合。此蔡說之所繇也。今不出之者。爲其於武丁則汎也。靖安。詳盤庚疏。釋詁云。靖謀也。僞傳云。善謀殷國。詩昊天有成命傳云。靖和也。或

以言此經。皆汎也。引易者既濟九三文。引商頌者殷武文。書疏引鄭云。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。蔡傳以爲小大者民也。今不從者。經下文亦曰。至于小大。當各承上文言之也。顧命云。安勸小大庶邦。論語云。在邦無怨。其例也。論衡云。高宗享國百年。并未享國之時。百三四十歲矣。蓋言百年者。與漢石經同。史記作五十五年。殆誤也。

其在祖甲。不義惟王。舊爲小人。作其卽位。爰知小人之依。能保惠于庶民。不敢侮鰥寡。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。

祖甲者鄭氏謂武丁子帝甲也。馬氏謂祖甲有兄祖庚。而祖甲賢。武丁欲立之。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。逃亡民間。故曰不義惟王。久爲小人也。史記曰。武丁崩。子祖庚立。祖

庚崩弟祖甲立。蓋雖逃而起其卽位也。以其久爲小人。于是知小人之依矣。惠愛庶衆也。能保愛于衆民。則民不失其小人之依矣。其保民者。至于不敢侮鰥寡。則小人之無依者。亦不失其依矣。祖甲未享國之年。以久爲小人。推之必歷年多。加之享國。其壽可知也。此言祖甲之無逸乃逸也。○孫氏曰。周公之意。非以天子必居民間而後知小人之依。高宗祖甲事實如斯。故據言之爾。是也。此猶漢書言宣帝微時居民間。具知閭里奸邪。吏治得失也。長丁丈反。少去聲。述曰。鄭義見書疏。馬義見史記集解。又書疏引鄭與馬同。呂氏春秋云。孝己疑。注云。孝己殷王高宗子也。後漢書邳惲傳云。高宗明君。吉甫賢臣。及有纖介。放逐孝子。是高宗

嘗有廢立之事矣。若祖庚則欲廢而終立者也。書疏史記集解引王云。祖甲湯孫大甲也。偽傳云。大甲爲王不義。久爲小人之行。蓋與王同。今攷漢石經。肆高宗之享國百年。自時厥後。其下闕焉。蓋今文肆高宗之享國百年。連自時厥後也。洪氏隸釋載其文。謂此碑獨闕祖甲。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。以傳序爲次也。繇是推之。漢書韋元成傳。稱劉歆等議云。於殷大甲曰大宗。大戊曰中宗。武丁曰高宗。周公爲毋佚之戒。舉殷三宗以勸成王。蓋今文之說也。偽傳釋古文。而以祖甲爲大甲。與今文之說同。然古文先後之次。與今文則不同。史記集解引王云。先中宗。後祖甲。先盛德。後有過也。非也。偽傳云。此以立年多少爲先後。故祖甲

在下亦非也。史記殷本紀云。祖甲立。是爲帝甲。帝甲淫亂。殷復衰。此采國語而爲之說爾。國語者。或以爲春秋外傳也。周語云。帝甲亂之。七世而隕。此僞傳所爲。不以帝甲言也。然執史傳以疑經。可乎。多士云。自成湯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恤祀。則帝甲可知也。蔡傳以祖甲爲帝甲。而謂國語不足盡信。是也。孟子云。由湯至於武丁。賢聖之君六七作。蓋謂湯。大甲。大戊。祖乙。盤庚。武丁。六作也。其在祖甲。則七作矣。祖甲者。武丁子也。孟子以武丁立文。祖甲在武丁後。故不曰七作。而曰六七作也。古文於祖甲之下云。自時厥後立王。謂自帝甲後也。陳氏師凱謂如以祖甲爲大甲。則中宗高宗皆大甲後人。安得言罔或克壽邪。是也。宣三年

左傳於商云。載祀六百。晉語云。商之饗國三十一王。韋注云。自湯至紂也。如大甲後立王。無踰十年者。何以盈其祀數邪。饗與享通。下文云。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。其言自言及者。蔡傳謂因其先後而枚舉之辭。蔡據經之本文也。段氏謂今文當云。自殷王大宗及中宗及高宗。此亦意言之爾。豈必經之本文乎。蓋今文之次亦可疑也。史遷通今古文矣。史記魯世家錄其在祖甲之文。在高宗之下。安見史遷所錄者。必古文之次而非今文之次邪。且以大甲言之。有於今古文皆窒者。孟子云。大甲顛覆湯之典刑。伊尹放之於桐。三年。大甲悔過。自怨自艾。於桐處仁。遷義。二年。以聽伊尹之訓。己也。復歸于亳。今言大甲舊爲小人。則

言大甲之過矣。而未有言其悔過之文也。何以遽言作其
卽位爰知小人之依乎。蓋其室也。僞傳云。在桐三年。思集
用光。起就王位。於是知小人之所依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釋
詁云。爰。于於也。蓋爰者承上文之辭。如僞傳不添文。則爰
之爲言。無所承矣。史記魯世家錄此經云。其在祖甲。不義
惟王。久爲小人于外。知小人之依。此所錄者。將躡括錄之
歟。抑異文歟。其言久爲小人于外者。若上文所謂舊勞于
外。爰暨小人也。蓋以小民言。豈以小人之行言邪。夫祖甲
者名也。僞傳言大甲云。殷亦祖其功。故稱祖。非也。史記殷
本紀云。大甲稱大宗。豈稱祖乎。殷王若祖乙。祖辛。祖丁。其
名祖者不一也。豈祖其功者之多乎。蔡傳謂殷以甲名者

五帝以大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。不應二人稱祖甲。是也。蓋大甲苟爲祖甲。其子孫必不復名祖甲也。惠愛釋詁文。孫氏者纘有也。明史有傳。

自時厥後立王。生則逸。生則逸。不知稼穡之艱難。不聞小人之勞。惟耽樂之從。自時厥後。亦罔或克壽。或十年。或七八年。或五年。或四三年。耽丁南反。樂盧各反。

時是也。立王者。嗣立之王也。生則逸者。言自初生而卽逸也。重言之者。痛辭也。耽者。樂之甚也。從者。從而忘反也。言年不言享國者。天年不足。言享國也。此言殷後王之不能無逸。乃逸也。○謹案鴻範五福。一曰壽。五福以壽爲先也。而無逸者。享焉。鴻範六極。一曰凶短折。六極以夭而不壽。

爲先也。而生則逸者。羅馬。蔡氏曰。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。此篇專以年永。不永爲言。所以開其所欲。而禁其所當戒也。

重平聲。天上聲。羅音離。惡烏路反。

述曰。立王。詳高宗彤日疏。中論引生則逸。無重文。蓋節之也。荀子稱魯哀公云。寡人生於深宮之中。長於婦人之手。未嘗知憂。未嘗知懼。此言諸侯之生則逸者也。而立王可知矣。詩常棣釋文。引韓詩說云。湛樂之甚也。中庸引詩。湛作耽。蓋古通也。詩抑云。女雖湛樂從。絲無逸之文也。孟子云。從流下而忘反。謂之流。從流上而忘反。謂之連。蓋從有忘反之義焉。四三年。中論引作三四年。然漢書杜欽傳亦引作四三年。蓋古史變文。以見八七六五之例也。

周公曰。嗚呼。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。克自抑畏。文王卑服。卽康
功田。功。微柔懿恭。懷保小民。惠鮮鰥寡。自朝至于日中。旻。不皇
暇食。用威和萬民。文王不敢盤于遊田。以庶邦惟正之供。文王
受命惟中身。厥享國五十年。大音太。鮮平。聲。旻音仄。

亦者亦殷王也。大王。亶父也。文王之祖。王季。季歷也。文王
之父。蔡氏謂言大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。將論文王之
無逸。故述其先也。抑畏者。無逸之本。下文言文王曰柔。曰
恭。曰不敢。皆原抑畏之心。發之爾。卑服者。以尊者而用卑
者之服也。蔡氏謂猶禹惡衣服也。蓋舉一端而言。宮室飲
食。自奉之薄。皆可推矣。卽就也。言文王卑己之服而就民
之功。明不以自奉者擾民也。天作之詩曰。大王荒之。又曰。

文王康之。蔡氏謂康功安民之功是也。孟子言文王曰。制其田里。又曰。耕者九一。蔡氏謂田功養民之功是也。此梓材所謂引養引恬者也。上文言先知稼穡之艱難。言知小人之依者。於此見焉。徽和懿美也。徽和之柔。其柔之中也。懿美之恭。其恭之德也。抑之詩曰。敬爾威儀。無不柔嘉。又曰。溫溫恭人。維德之基。此抑畏之實。所以能懷保小民者也。懷和也。言懷和以保小民。蓋知小人之依也。鮮生也。鰥寡小民之窮而無告者。言惠愛以生鰥寡。蓋知小人之依而無不至也。蔡氏謂於鰥寡則賜給使之生是也。此其懷保小民之先者也。昃日西側也。皇古遑字暇也。皇暇重文。猶艱難之例也。咸猶徧也。自朝至于日中且昃。猶不皇暇。

而食。用以徧和平萬民。此明文王之勤勞也。盤樂也。遊者
遊行。田者田獵。以用也。蓋遊田有其正者。苟盤樂之。則妄
供而虐民矣。文王爲西伯。其勤勞不敢盤樂于遊田。故無
用妄供。用衆邦惟正之供而已。此其咸和萬民之大者也。
受命者鄭氏謂受殷王嗣位之命也。中身者中其身之年
也。記曰。文王九十七乃終。以中身言之。何以爲享國五十
年乎。公孫丑言於孟子曰。文王百年而後崩。則符矣。此言
文王之無逸乃逸也。○謹案立政曰。文王罔攸兼于庶言。
庶獄庶慎。則諸賢有任其勤勞者矣。而文王不皇暇食。何
也。蓋無逸者立政之本。非文王之勤勞。則無以立政也。蔡
氏曰。文王心在乎民。自不知其勤勞如此。豈秦始皇衡石

程書隋文帝衛士傳。煊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。

賧音周
煊音孫

述曰。詩有容云。亦白其馬。毛傳云。亦。亦周也。鄭箋云。亦。亦武庚也。此釋亦之例也。史記云。古公亶父。復脩后稷公劉之業。古公卒。季歷立。是爲公季。中庸云。追王大王王季。是也。易謙象傳云。謙謙君子。卑以自牧也。蓋謙抑之義也。釋文云。卑。馬本作俾。使也。或曰。釋詁云。服事也。言使事也。此於文未洽也。論語云。禹吾無間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。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。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今文王無逸。其道當同也。微和。詳堯典疏。懿美。釋詁文。柔之中者。若易坤六二之中也。詩抑國語作懿。蓋懿古音抑。故義通也。詩抑毛傳云。抑抑慎密也。蓋抑畏之義也。詩皇皇者華。

傳云。懷和也。鮮古作羸。謂生魚也。此本義也。引而信之。凡物之生者曰鮮。則鮮者生也。物鮮則善矣。釋詁云。鮮善也。反而求之。凡物之少生者曰鮮。詩蓼莪云。鮮民之生。不如死之久矣。毛傳云。鮮寡也。然則惠及鰥寡者。必愛以生之也。僞傳云。加惠鮮乏鰥寡之人。此於文未適也。漢書谷永傳。引鮮作于。漢石經同。蓋今文之異也。孟子言鰥寡獨孤云。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。文王發政施仁。必先斯四者。則惠鮮可明也。𠂔與𠂔通。易豐彖傳云。日中則𠂔。說文云。𠂔。日在西方時側也。皇。今本作邊。此衛包改之。爾書疏於下文。皇自敬德云。鄭以皇爲暇。則此不邊當作不皇矣。楚語引作不皇暇食。蓋與下文無皇日之皇同。禮表記。

引詩皇恤我後。亦不作違也。釋言云。俛暇也。俛與皇通。咸義詳酒誥疏。釋詁云。鑿樂也。孟子引晏子云。春省耕而補不足。秋省斂而助不給。夏諺曰。吾王不遊。吾何以休。吾王不豫。吾何以助。一遊一豫。爲諸侯度。言遊之正者也。隱五年左傳云。春蒐。夏苗。秋獮。冬狩。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。言田之正者也。孟子云。師行而糧食。飢者弗食。勞者弗息。明賄胥讒。民乃作慝。方命虐民。飲食若流。流連荒亡。爲諸侯憂。從流下而忘反。謂之流。從流上而忘反。謂之連。從獸無厭。謂之荒。樂酒無厭。謂之亡。言遊田之不正者也。蔡傳云。文王爲西伯。所統庶邦。皆有常供。春秋貢於霸主者。班班可見。至唐猶有送使之制。則諸侯之供。方伯舊矣。今以春

秋傳攷之。若晉責鄭幣。使鄭伯從公侯之賦。豈其正乎。自秦而後。郡縣之世。與封建不同。唐制未可以證經也。楚語云。周書曰。文王至于日中昃。不皇暇食。惠于小民。惟政之恭。蓋曠枯而引之也。此正作政。供作恭。皆異文也。鄭義見書疏。詩瞻彼洛矣箋云。諸侯世子。除三年之喪。服士服而來。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云。諸侯世子。三年喪畢。上受爵命於天子。蓋受嗣位之命也。引記者。禮文王世子文。偽傳云。文王九十七而終。中身卽位時年四十七。言中身舉全數也。此傳不知記之妄也。互詳金滕疏。呂氏春秋云。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。韓詩外傳同。或曰。經言五十年。舉大者言之爾。非也。以上文例之。豈不可云五十有一年乎。呂

說不足據也。史記秦始皇本紀云。天下之事。無小大。皆決于上。至以衡石量書。日夜有呈。不中呈。不得休息。呈與程通。舊唐書太宗本紀。言隋文帝云。每臨朝。或至日昃。衛士傳飧而食。此皆似無逸而非無逸之道也。

周公曰。嗚呼。繼自今嗣王。則其無淫于觀。于逸。于遊。于田。以萬民惟正之供。無皇曰。今日耽樂。乃非民攸訓。非天攸若。時人不則有愆。無若殷王受之迷亂。酗于酒德哉。酗况具反

此承上文殷王文王而告戒成王也。其者期之之辭。猶召誥言王其疾敬德也。無古通毋。淫過也。觀者自上文遊田而推之也。孟子言齊景公曰。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。此觀之正者。非左傳言魯隱公如棠觀魚。莊公如齊觀

社之不正也。無逸之逸。謂逸豫之不正而不可有者。無淫于逸之逸。謂逸豫之正而不可過者。淫而過之。則正者亦不正矣。淫于逸者。若酒誥所謂罔愛于殷。惟逸也。無淫于逸者。若酒誥所謂爾乃自介用逸也。于觀下言于逸而後言于遊于田者。以明觀與遊田皆逸也。又以明逸不盡於觀與遊田。故言于逸以統其餘也。若酒誥之言逸者可推矣。惟正之供。承上文言文王者而言。皇暇也。毋皇者。若酒誥所謂不敢自暇自逸也。訓者。以是得正而爲訓也。若順也。顧命曰。皇天用訓厥道。召誥曰。面稽天若。蓋民所訓者。卽天所順也。時人。謂是人君也。猶下文言茲四人也。不。大。行過。迷惑也。酒德凶德也。言繼昔殷王文王而自今嗣王。

則必其毋淫過于凡所謂逸者。如文王用萬民惟正之供焉。嗣王毋自暇曰。今日姑甚樂爾。是乃非民所訓。非天所順。是人君非小也。大則有過矣。彼殷王受之惑亂而沈酗于酒德者。亦自一日爲之漸也。今其毋若是哉。蓋毋淫逸而妄供以耽樂。卽知小人之依也。於殷特以受爲戒。則必如殷先哲王可知也。

述曰。蔡傳云。則癯也。其指文王而言。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。以大而包小也。今不從。皆觀逸遊田。孰大孰小。奚以分焉。觀逸爲上文所不言。而以癯其之文承之。於文未適也。篇中言則者數。皆相承之辭也。淫過。詳多士疏。書疏引鄭云。淫者浸淫不止。亦過之義也。漢書谷永傳云。經曰。繼

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共蓋異文也。逸與幼通。漢石經殘文有酒毋幼于遊田維七字。維下闕二字而共字猶存。此今文也。蓋與漢書略同。皇漢石經作兄。古况字也。此聲近而譌爾。詩常棣釋文云况。或作兄。管子書以兄爲况者不一也。愆與讐通。釋言云讐過也。蔡傳云時人大癘其過逸。江氏云是人大則效之。斯有愆尤矣。今不從者。康誥云不則敏德。蓋有德者可言則也。若有愆者不可言則矣。孝經云以順則逆。民無則焉。迷惑釋言文。漢書翼奉傳引醜作配。亦異文也。說文云配酒色也。僞傳云以酒爲凶。謂之醜。書疏云醜從酒。以凶爲聲。是醜爲凶酒之名也。蓋疏讀醜若凶。說文云醜醉營也。微子釋文

云。醜况具反。說文作醜。然釋文不言其從凶從句之繇也。

周公曰。嗚呼。我聞曰。古之人猶胥訓告。胥保惠。胥教誨。民無或

胥。請張爲幻。

請竹求反。幻音患。

上文周公之言。自人君所行者言之。自此而下。自人臣訓告其君者言之。蓋以申言其無逸而知小人之依也。古之人謂殷王文王之臣也。下文所以又言人乃訓之也。胥相也。言人臣皆相若此也。保安也。惠順也。孝經曰。將順其美。保惠者。謂安順其所已及焉。教誨者。謂教誨其所未及焉。皆所以訓告也。下文所以獨言訓告也。言我所闕於古者。曰。古之人君既自期於無逸矣。古之人臣猶皆相訓告之。於其所已及者。相訓告而安順之。於其所未及者。相訓告

而教誨之。此下文所謂迪哲也。民者自人臣而推之也。詩曰。宜民宜人。譔張誑也。幻詐惑也。誑爲詐惑。則導其君之逸。而忘小人之依。此堯典所謂讒說也。蓋人臣皆以正訓其君。下文所謂人乃或譔張爲幻者。胥無是矣。民知人臣皆以正訓其君。則民不敢以讒說妄干其君。故民無或相誑爲詐惑也。此言民無或相爲之。則人無或爲之。可知也。下文言人乃或爲之。則民乃或相爲之。可知也。互見以省

文也。

誑居况反

述曰。古之人者。僞傳以古之君臣言之。今据下文。則言人臣之告君。非言人君之告臣也。僞傳以爲君臣相告。非也。看相。釋詁文。惠順。釋言文。蔡傳於訓告與保惠教誨者。皆

平言之。蓋未察乎下文獨言訓告者也。引詩者。假樂文釋訓云。俯張誑也。郭注引書曰。無或俯張爲幻。蓋講作俯。無民胥字焉。說文云。講訓也。又云。幻。相詐惑也。皆引周書曰。無或講張爲幻。蓋講與今本同。亦無民胥字焉。此引而節之爾。未可執是而疑今本之妄添也。鴻範云。凡厥庶民。無有淫朋。人無有比德。又云。人用側頗僻。民用僭忒。皆民與人相因之義也。

此厥不聽。人乃訓之。乃變亂先王之正刑。至于小大。民否則厥心違怨。否則厥口詛祝。詛。側助反。祝。之反。

刑。灋也。否。謂民以正刑之變亂爲不可也。重言否者。痛辭也。詛。謂阻其事。祝。謂祈其殃。皆於祭爲之也。此承上文而

反言以明之。蓋若於此古之人相訓告者其不聽焉。人臣乃以非所訓者訓之。乃變亂先王之正灋。至于小政大政。民不可則其心違上而怨矣。不可則其口且怨而詛祝矣。蓋以不知小人之依而致怨也。怨乎人之所訓非正訓也。下文所謂人乃或譎張爲幻也。殃音

述曰。此厥不聽。下文亦有其言。蔡傳皆自成王言之。於經病添文也。下文於其終云。嗣王其監于茲。則此未可遽自成王言之也。刑灋。釋詁文。論語云。政者正也。詩關雎序云。政有小大。蓋小大者。承上文正刑而言也。眞氏云。篇中兩至于小大。蓋皆爲民而言。非也。至于小大。無時或怨。如以民言之。猶可也。至于小大。民否則厥心違怨。如以民言之。

則當從民絕句矣。然以例上文。則句不一例也。今從大絕句。則民之爲言。不亦綴旒乎。蔡傳於上文。以否爲不然。蓋反語辭也。以言此文。其曰至于小大者。安可遽云民不然。則怨乎。以其語之所承無所反也。詩蕩云。侯作侯祝。釋文云。作。或作詛。襄十七年左傳云。宋國區區而有詛。有祝。釋名云。詛。阻也。隱十一年左傳云。鄭伯使卒出穀。行出犬雞。以詛射穎考叔者。詩何人斯云。出此三物。以詛爾斯。蓋詛者。阻其事也。昭二十年左傳云。祝有益也。詛亦有損。又云。雖其善祝。豈能勝億兆人之詛。此言祝史之祝也。故謂之有益也。今言詛者之祝。則祝爲有損矣。蓋祝者。祈其殃也。昭二十七年左傳云。楚郤宛之難。國言未已。進胙者莫不

誘令尹。誘者詛祝之怨也。

周公曰。嗚呼。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。茲四人迪哲。

迪道也。謂導而行之也。上文言胥訓告者。皆迪導也。哲智也。以其智之所知。能知小人之依也。故稱哲王焉。蓋此四人君皆以人臣所迪導者而智也。君奭言文王之五臣曰。茲迪彝教。又曰。迪知天威。亦此意也。此申言上文古之人猶胥訓告之意。

述曰。迪道。哲智。詳皋陶謨疏。蔡傳云。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。迪云者。所謂弗去是也。蔡以爲迪有由行之義焉。言能行其所知也。然以言此經。於義未融也。上文云。君子

所其無逸。先知稼穡之艱難。乃逸。則知小人之依。此以行而知也。非徒知而已也。朱子於中庸。言道之不明者。自賢不肖之不行而言之。然則知有以行而明者矣。此所謂知因行而無終也。

厥或告之曰。小人怨汝詈汝。則皇自敬德。厥愆曰。朕之愆。允若時。不啻不敢含怒。言力智反。書與題同。

詈。罵也。汝。謂殷王。文王也。皇。大也。敬德者。君子無逸之所也。言聞告。則大自敬德。其怨詈所謂愆過者。卽曰。我之愆過也。蔡氏謂反諸其身。不尤其人。是也。允。誠也。言其受過之心。誠若是也。蔡氏謂蓋於小人之依。心誠知之也。不啻猶不但也。鄭氏謂不但不敢含怒。乃欲屢聞之。以知己政。

得失是也。此言四人迪哲之德。民之所以無或譎張爲幻也。

述曰。說文云。詈。罵也。皇。大也。釋詁云。允。誠也。又云。允。信也。江氏云。我之過。信如是。怨詈之言。今不從者。允若時之文。當與下文則若時爲一例也。啻。古通翹。不翹者。不止也。故以不但言之也。鄭義見書疏。襄三十一年左傳云。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。然明謂子產曰。毀鄉校如何。子產曰。何爲。夫人朝夕退而游焉。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。吾則行之。其所惡者。吾則改之。是吾師也。若之何毀之。其知此經之義者歟。

此厥不聽。人乃或譎張爲幻。曰。小人怨汝詈汝。則信之。則若時。

不永念厥辟。不寬綽厥心。亂罰無罪。殺無辜。怨有同。是叢于厥身。辟必益反。綽音卓。叢才公反。

此承上文而反言以明之。蓋若於此迪哲而敬德者。其不聽焉。人臣乃或誑爲詐惑而告之。則信之而致怨矣。曰者人或告之之辭也。則若時者明其不知小人之依若是也。辟濫也。不長念其濫者。上文所謂變亂先王之正刑也。綽裕也。若上文引爲朕愆者。則寬裕其心矣。今不然也。辜亦罪也。罪自司刑者言。辜自犯刑者言。互文也。叢聚也。蔡氏曰。受禍不同。而同於怨。皆聚於人君之一身。述曰。辟濫。釋詁文。又釋詁云。辟。君也。僞傳云。不長念其爲君之道。蔡傳義同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如曰。不長念其君。則

告臣非告君矣。書疏引王云。不長念其刑辟。不當加無罪也。此專自下文言之爾。於義未悉也。詩淇奥云。寬兮綽兮。毛傳云。寬能容衆。綽緩也。僞傳以言此經。謂不寬緩其心。於義未融也。釋言云。寬綽也。今此經將重文乎。孟子云。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。則寬裕之義也。康誥云。不于我政人得罪。蓋罪自司刑者言也。酒誥云。惟民自速辜。蓋辜自犯罪者言也。詩十月之交云。無罪無辜。蓋對文則異也。其散文則通矣。說文云。叢聚也。

周公曰。嗚呼。嗣王其監于茲。

監去聲

監視也。茲。謂上文所申言者也。此歎言以結上文之意。蔡氏謂其言有盡而意則無窮也。○謹案無逸乃逸者。爲其

先知稼穡之艱難。以勞而得逸也。彼小民之勞。其可用焉。衛之漑畦五丈夫。所以可令守國者。謂乎小民之能無逸也。鄧析將教以巧者之機。以爲逸而不勞。不曰昔之人無聞知乎。是烏知可逸者必不可勞。民于是乎乃逸。乃諺旣誕矣。民于是乎胥譎張爲幻矣。將誰與守國哉。守國無人。安所言享國之年也。宋璟爲無逸圖以獻天子。其知相之

道乎。

爲其之爲去聲。漑音概。畦音攜。令平聲。璟音景。相去聲。

述曰。監視。釋詁文。劉向說苑云。衛有五丈夫。負缶入井。漑韭。終日一區。鄧析過下車。爲教之曰。爲機重其後。輕其前。命曰橋。終日漑韭。百區不倦。五丈夫曰。吾師言曰。有機智之巧。必有機智之敗。我非不知也。不欲爲也。鄧析去。行數

尚書集注疏卷二十一
三十里。顏色不懌。自病。曰。是所謂真人者也。可令守國。繇是言之。豈不以小民之能無逸邪。引宋璟者見唐書。

尚書集注疏卷二十一終

門弟子校葉於讀書堂